今天：試草地研究孖Q

昨午在九龍塘吃午飯，才得與小周、小袁聚會，詳告東京的酒樓生意情況。小周說：「因爲地方太大，沒有不用分店的，多數新分店比總店都大。正式做，一家家添分店，我們此來，就是同你研究。地段好的，新大廈食街的地方，沒港元二千萬不能開頭。」我說：「你們須計較二千萬的利息，我看二千萬港元不成。最好是將原店左右弄過來，一如加大，不理開分店圖客人交通方便。我慢慢計劃一下，最要緊在每年年計，賺到純利有多少？」

飯後小袁紅了臉悄悄說：「周姊問你敢不敢在此午睡？」我答道：「怎麼不敢，下午我已說要不返寫字樓了。」這時小周在臥房內浴間放水，只好由她兩人伺候浸浴。「今天只十度，幸而開了油汀！」兩人喜孜孜，關了樓上臥房外門，沒人上來同事。小周狂吻，又倒在熱水中靠住，小袁也熱情如火，爲我乾身叫我睡下先養神，她給我按摩——「你已是有嫦之夫了！得意麼？她呷不呷醋？」

「她全部不知！人倒是實心的，恰巧她不是個小心眼。」小袁鑰極，叫小周快來，誰知小周久曠，竟不到一刻鐘已小死過去，我只好待候小袁，她硬要雙雙先遊巴黎。小周在旁休息，說一會兒再走一盤棋。如此足足一點一刻——七十五分鐘，小周仍只跑二十分鐘。忽然小袁問我：「新娘可有了了喜？」我說：「現在不知，前天說，應該來了，却沒有來。」

「一旦証明，你必須分床，因爲是頭一個！」小周道：「那你倒可以去東京度週末了，禮拜五去，禮拜一早班機回，十一點可到寫字樓，但東京早上七點半，香港大點半哩！」房中雜持二十二度，三個好好午睡到四點响鬧鐘。小袁假意打電話尋小二，朵娜女傭說：「同小姐去行公司，辦聖誕禮物去了，話唔去得第二度，大約七點，請再來電話。」我得知她們行公司，便問小袁：

「打算出去晚飯，還是怎麼樣？」她說：「讓我再問朵娜家女廚。」她再撥電話，問了許多，原來兩個不叫弄晚飯。我忙打返寫字樓。波姬說：「正好，你太太來過電話，話七點在尖東村酒樓訂咗房，打野味邊爐，請你約周小姐、袁小姐……。」這才放了心，不覺已是四時半。小周自去弄了下午茶，又邁我飲了一碗湯——「鹿尾巴粉葛的水魚！」

記日紀經意生

文—田子寿　繪圖—黃昼

二四六：行政人員

蘇絲講了電話，又曰：「胡生，你朋友等你等到問矣。」

胡雲望了麥仔一眼，曰：「阿麥，你又話約了朋友，就快夠鐘者矣！」

麥仔笑曰：「然，係咁我走先。」

麥仔離座而去，胡雲吩咐伙記兩張枱一齊計數。

蘇絲曰：「胡生，你搞拳賽之外，有做生意乎？」

胡雲曰：「我都係帮下屋企手而已，我屋企做幾種生意，兩位呢？」

蘇絲笑曰：「我哋有咁好命喇！」

胡雲曰：「你講笑喇。」

蘇絲曰：「我哋打工而已。」

胡雲曰：「等我估下好不好？」

蘇絲曰：「好呀，估中有奬。」

胡雲鬼鬼然，曰：「睇乜？」

蘇絲曰：「唔講住，你估啲！」

師姐容亦笑，胡雲面對兩個天仙化人的美女，樂不可支，曰：「我估你兩個係職業女性。」

蘇絲曰：「乜話？職業女性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胡生，睇不出你一表斯文，竟然會出言不遜。」

胡雲忙曰：「兩位不可誤會，我意思係出來社會工作的女性。」

蘇絲嚷曰：「你知不知職業女性係指出來撈呀？」

胡雲曰：「然乎？我不知囉，假如實係，咁就認眞抱歉矣！等我再估。」

胡雲乘機由頭望到脚，仔細欣賞眼前兩個美人，見二人衣着新欵，而且盡屬名牌貨，乃曰：「我估你兩位一定係大公司高級行政人員！」

蘇絲哈哈笑曰：「何以見得呢？」

胡雲曰：「睇衣着，睇貨質。」

師姐容笑曰：「胡生，你識睇相者乎？」

二三六：不敢打草驚蛇

「好了，別打鬧了，我們談正經的，好不好？」亨利笑道。

「和你這種人說，有什麼正經事可談的？」朱迪用指戳戳他的背，「你呀你，狗咀長不出象牙，哦有什麼好話說的？」

「不能一概而論，人生多姿多采，光是說正經話，太乏味了，而且說不了這麼多。唔，閒中說些不中聽的，點綴點綴，亦不過份。」他頓了頓又說，「我忽然想起，如果防禦公事有漏，你害怕嗎？」

「傻瓜，我是雙重保險的，」她笑起來，「在浴室時，我已吃了丸仔，已有保險啦，怎會會出差錯呢？加上你的一重保險，就萬無一失了，我根本未害怕過！」

「如果萬一出事呢？」

「打掉它！」她隨口答。

「你們姐妹中，都這樣？」

「都這樣的，」她望望他，「你問這些幹什麼？打探我們的秘密？唔，你壞透了，你存心不良啦。」

「我只是出於好奇罷了，隨便問問，別介意。」亨利點到即止，想打聽安娜的消息，只好暫停，怕打草驚蛇，露出馬脚。

陰陽之間　曼華

三：阿樂被解僱

陳老山跟着他們一起笑，他說：「想不到呀！你們這雙活寶貝，一老一中——」

老馬打斷：「我好老嗎？才五十多。」

陳老山哈哈笑：「不算老，就說中老之年吧！」

老馬抬臉望森林，說：「當時，你瘦如猴子，臉尖尖，不似現在。」

森林說：「我是變了許多！」

「還有，姊姊們都叫你木頭。」老馬說。

「森林是我的名字，拆開來，是五塊木，姊姊們不叫我木頭才怪！」

「其實，森林才不是木！」陳老山笑望森林。

老馬一掌拍在自己的額頭上，帶幾分愁慨說：「香港地，眞是街短巷窄。年前，我們幾乎因誤會打架，現在，你却找我講內幕，哈哈，人生如夢！」

森林不忘提醒：「老馬，（他連個兄字也省掉啦！）你還是繼續講你和兩個結拜兄弟，和我的兩姊姊，唔，還有木屐店樓上的陶瑛的往事吧！」

「你當年見過陶瑛？」老馬盯望。

「她常常下樓，來店子買木屐，我怎麼沒見過？」森林說。

× × ×

時光倒流三十五年。港島西區，石塘咀，三個結拜兄弟，在這一年都有了變化。

首先是阿樂，他跟工廠廚房裡的火頭將軍黃標叔都遭到解僱，原因是廠裡的電鏡房不歡應用，要擴充，廠長便把主意打到那間——專門爲工人炮製一天兩餐飯菜的大房子去。不錯，只要拆掉一幅牆，電鏡房便和廚房相通。

可是技工、職員們的兩頓飯菜怎麼解決？經理老何頭腦機靈，他想到這時期包飯流行，你只要找個搞包飯的人來，他們就按時候，送燒好的飯、煲好的餸菜上門，還有碗筷……

如此一來，工廠的電鏡房專以電花，支工如職員午晚兩餐得以解決。可黃標叔和阿樂要收拾包袱走人啦！

四：丐帮大會

又一個夏天，官途兩旁蟬鳴賣耳，驕陽似火，晒得地上沙土發燙。這是通往淮南西路壽州之六安城，不知是何原因，路上居然有許多叫化子。

那些叫化子都是風塵滿面，料經長途跋涉，三五成羣，有的態度親昵，有的則怒目以視。這當中有位小巧，瞧來大概只有十三四歲，拄着拐杖，艱辛地移動着雙脚，只見他雙脚紅腫，傷口還流着膿，這便是

四處張貼通緝令，故此余顧南不敢走大路，過城不入，夜宿荒野。因此走了半年多，才到淮南西路。他因宿在郊外，不慎被狗咬傷，不以爲意，因爲天氣熱，傷口很快便潰了膿。

到淮南西路之後，路上便不下落，他早有此志，只因嫂親在堂，難以成行，如今母親既被迫懸樑，他更急於學藝報仇，下定決心一定要找到師父。由於金家有人在朝內爲官，

之多。余顧南雖然奇怪，却因已成驚弓之鳥，不敢多問。

未幾，大安城已在望，他隨着人潮，湧進城內，此處離京西北路已遠，余顧南又因腿部發腫，決定進城找大夫醫治。

入城不久，便見有一家小客棧，從外面看來頗爲乾淨，余顧南一進店，誰知便給小二轟出來。「走走，這裡不是善堂，不供乞丐度宿！」

余顧南心頭有火，掏出一錠銀子來道：「少爺身上有銀子，不要白吃白住你！」

小二瞪了他幾眼，冷眼道：「一個小叫化身上有銀子，九成是偷來的，咱們更不容强盜住店！」

余顧南怒道：「你爲何出口傷人？」

店小二也不打話，狠狠地揪住余顧南，一把將他推出去，不料余顧南雙脚不便，被門檻一勾，仰天跌了一跤，半天爬不上來，那錠銀子也飛出老遠！

（九一）

五二：擺街邊兼炒股票

凍肉李太乃屬精明能幹之人，勝過司機李多多者。李家生活得以改善，實在依賴李太多於司機李也。原來李太賣凍肉所賺之錢，較之楊太賣菜所賺之錢，要多一倍爲。而且，李太此人，甚有心計，但賺錢所得，除了帮補家用，還儲存一筆，用以炒股票，居然又賺一筆焉。

阿芳雖然鄙薄李太之爲人，但對她之精明能幹，却不能不寫一服字矣。楊太賣菜，乃由楊先生帮手，打點局面，才由楊太一個人打理者。李太就不同，因司機李要返工，李太一開始就自己一個人支撐檔口。

所謂無商不奸，小販亦小商人耳，看到李太做生意之作風，就知但已經奸到出骨矣。但所賣之凍肉，零旨不夠斤兩者，有時相熟街坊買了，回家一秤，差了斤兩，找上門來，但就千般道歉，說是看錯斤兩。如果是不相熟之人，返回檔口交涉，但就會把你罵至狗血淋頭矣。

相對而言，楊先生夫婦做小販就好相與得多，這兩公婆亦實口乖，個把口嚟過油，口甜舌滑，亦會呃秤，但那個小販不呃秤，但呃得不太過份，顧客亦認了。何況，但兩公婆，好相與，好口碼，有咁乞人憎也。

相對而言，李太就比楊太精明多多矣。楊太賺得之錢，除了做家用，做麻雀本，只是偷偷買一兩黃金，作爲私已，但沒有這麼大錢，可以拿去炒股票也。

炒股票，而在恒生指數千七點大上大落之時，而不損手爛脚，居然有錢賺，而且賺得不少錢，阿芳所識之人中，僅有李太一人而已。以一個做半日生意之小販，而能積聚一百幾十萬元身家，可以出資與女兒開設旅遊公司，亦是她一個而已。

由此可見，李太IQ高過司機李多多也。

孤寂（七）

呂良輝夫婦之所以高興，一來是子女媳婿相伴，親切而開心；二來是從沒有離開過香港、離開過中國的他倆，顯然感到眼界大開了。

兩車先後到了一個停車場，將車停下，呂良輝道：「你們不是說住在酒店？」

安妮道：「這就是汽車酒店了，價錢平一些。」

所謂汽車酒店，是一列兩層高的平房和一個停車場，他們早已辦妥了入住手續，此時來到，用匙啓門便可進入房間了。呂太道：「一個房就這麼大，差不多有我家一層樓了。」

芳芳道：「在加拿大，居住地方是比較闊大的，屋外空曠地方也比較多，所以人也比較健康。」至此，大談在加生活的好處。

兩老入房洗個臉，子與媳，女與婿，各自離去，讓他倆休息一下。兩老實在太疲倦了，便躺下來稍作休息。

然而，人雖然疲累，但心情太興奮，目雖閉而難入夢。不過，老年人經此上床稍作休息，便又精神起來了。

呂良輝說有些肚子餓了，就撥電話到子女的房，子女說說十分鐘後過房而來，請他們穿好衣服。

十分鐘後，六人一起出了房間，也不開車了，原來步行十分鐘，就是唐人街。

呂良輝夫婦，看到熟悉的中國字和中國人，開心了。

蜂風語言　偏繆

笑得落

天氣將持續寒冷。

最值得高興是百貨公司。

搵錢恆力

獅子山隧道擠塞：明年擬再加價。

這是搵錢又恆力的辦法。

有此意否？

願問公司認爲首長級薪酬不高。

是否準備再調？

屋邨主婦手記　阿芳

失落的浪漫時代

文—明格　司家

你的確可做時裝模特兒

「我下次帶來，走了。」

「走吧！」

劉康走後，謝芬妮也不能再尋夢，起身洗了浴，進早餐後即返工。這天上午十一點已有主顧，是一個西婦，她說來自澳洲，芬妮搶先與她交談，她說芬妮身材好。可做時裝模特兒呢！芬妮也說她漂亮，後來給她度身，她購了三套日本貨中的上品。當她走後，馬太對芬妮道：

「你的確可做時裝模特兒。」

「在香港還可以。」謝芬妮得意的說：

「到歐洲，還稍微矮些。」

「芬妮：我感到你對店務極有興趣。」

「當然有了。」謝芬妮笑着：「否則我不會投資。」

可是，這天直到黃昏才再有主顧，也祇二個而已！打烊前，馬太對謝芬妮說。

「今天比較差些，以後會好……」

「過農曆年了。」謝太慈插口。

「是的。」

這時却有一個白種女人由那個高大的男人半來，仍是謝芬妮去應付，又做了四千元生意，芬妮與馬太送客後，馬太對芬妮道：

「四月份調整薪水，你是該應特別的。」

「不必特別。」謝芬妮搖頭頭道：「我所賣的是店裏的贏利。」

馬太笑了。後來她們同走。謝芬妮抵大厦門口，遇到小方出來，彼此招後，他說：

「我想去看九點半的電話。」

「什麼戲院？」她數衍着。

「在『海運』，拜拜！」

謝芬妮也與小方道別，他感到一切很正常，小方不可能再讓自己了。回家，芬妮接到劉康的電話：

「我在白天很忙，我是答應打電話與你的；今天我帶鬍刨出來了。此刻我有應酬，在『梅城』，我想徵求你的同意，把鬍刨帶來。」

「可以，你要我候到幾點？」

「十一點二十分一定到，至遲十一點二十分。今天我回去也未看到母親，返工前才見她？」

「我候你來了！」（五二）

迷途　陳浩泉

五二：不想吃飯

跨出項家的大門，我的心情沉重，也感到一陣陣的難受。

斯豪這樣一聲不响地跑掉，使我既氣憤也担心。他實在不應該這樣對我，我是眞心實意地關懷他、愛護他的，他沒有理由感受不到。

也許，這一切全是他家裡安排的，可是，難道他自己沒有主見嗎？

天色全暗了，入夜後的風似乎颳得更緊，也更冷了。

推開大厦地下大堂的玻璃門，走出花園，一股寒風立即又直往我的衣領裡鑽，我瑟縮着，馬上把外衣拉緊。

「高處不勝寒」，實在沒錯。這裡位處山腰，地勢高，氣溫就比山下低幾度，加上四面空曠，風也特別大，使人更覺得冷。

時序已進入冬天，這時候斯豪在美國，不是更冷嗎？他的腿受得了嗎？他的身體到底怎麼樣呢？……

橙色的霧燈下，花樹在風中似乎搖曳得更厲害，耳畔的風聲「呼呼」作响。

我走了好一段路，才見到一架的士停下，等它下了客，我才上了車。

回到家裡，媽媽還在等我吃飯。

「爲什麼這麼晚才回來，飯菜都凉了！」她埋怨着。

「你先吃吧，我不餓。」說罷，我進房更衣，然後進浴室洗澡去。

洗完了澡，我又把自己關在房裡，不想出去。

「阿聲，我把菜弄熱了，快出來吃吧！」媽媽過來敲門。

「我不吃了！」

藥西西用服期長

降下力聽令可

因原成形知欲

查檢部耳作速

通天曉先生：

我現年四十歲，九年前因爲踢足球，不小心扭傷腰骨，曾到一間醫院看骨科，食了兩個多月藥，現腰傷已康復。但停藥後，雙耳突有蟬鳴聲，而且聽覺漸漸下降。請問是否因長期食西藥的影响呢？能否使聽力提高及將耳鳴消除嗎？

求明

求明先生：

來信提到之症狀，是耳鳴和聽力下降。而你的病史，則是曾傷過腰部，在醫院診治後，服食藥物凡二個多月，因不清楚服用的是那一種藥物，未敢妄下判斷。不過，有些藥物，確實可以影响到人之聽覺，而發生耳鳴和聽力下降的。例如抗生素之鏈霉素，不但可使人發生耳鳴，甚至可以因此而引起耳聾的。因此，一切得要弄清楚服用的是那些藥物，才可下結論的。

因藥物而引起的聽力障碍，大部份均是屬於可恢復的，即停止服藥後的一段時間內，即會慢慢得到恢復的。但最好應再回替你診治的那間醫院去，將情況告知醫生，他有病歷的紀錄，對於服過的那些藥物，比較清楚，當然也可知道是否爲藥物引起的了。

如果排除藥物方面的原因，那就可考慮是否有其他之因素在內，這樣就得要作檢查，例如耳部檢查，聽力檢查等，找出原因，這樣才好作治療的。（梁醫生、新八八三一二）

定固對相慣習理生

利左」物動

動物中大多數為「左撇子」

之見可時攻進或衛自行進

通天曉先生：

我家裡養的小狗，很懂「人性」，叫牠伸手就伸手。叫牠握手，牠也能與人握手。但是，牠每一次伸手，都是伸出左手來的。家裡的人說，牠是「左調」的。我眞不明白牠也有「左調」的嗎？希爲我解析。

左手仔

左手仔先生：

所謂「左調」或「左么」，又稱爲「左撇子」，都是俗稱，生理學上稱爲「左利」。府上的狗仔伸手時習慣伸出左手，是屬於「左利」。

我們慣用右手者多，本來是在長期的勞動中漸養成的，是後天的習慣。但日子久了，已成爲先天的遺傳。但是，也有不少人慣用左手的，拿筷子、執筆寫字甚至打乒乓球，都用左手，這是「左利」。不過，在人類中，「右利」的人還是佔多數，約有百分之九十五至九十八。「左利」的人則較少。

動物也具有「右利」和「左利」兩種習慣的。西班牙的鬥牛男士都知道，每頭公牛，都有牠自己慣用的「主角」，他們在逗引公牛時，必須特別提防公牛這隻「主角」。

動物有「左利」和「右利」之分，明顯地在動物進行自衛或進攻時見之。牠們「出手」或「出角」究竟以那隻「手」或那隻角爲主？以左手（爪）左角爲主的，稱爲「左利」，以右爪右角爲主的，稱爲「右利」的。

動物的「左利」或「右利」的習慣，在每個動物來說，是相對固定的，正如府上所養的狗仔，叫牠伸手時，伸出來的總是左手，顯然，牠的習慣是固定在「左利」這方面了。

相當奇怪的一種情況是，動物多數是「左利」的，這樣可以使左爪的運動較爲靈活。

天上的飛禽多用「左利」的習慣，例如禿鷹、鷲、隼、鳥等猛禽，當牠們在空中搜捕獵物時，多半使用左爪的。

馬是經過人類長期馴養的動物，牠的「左利」又一個習慣，在疾馳、跳躍或越過障碍物時，比較着力的主腿，亦各佔一半，即以左腿爲主腿的馬和以右腿爲主腿的馬一樣的多。

牠們慣用左蹄和右蹄的情況，各佔一半。而當馬在疾馳、跳躍或越過障碍物時，比較着力的主腿，亦各佔一半，即以左腿爲主腿的馬和以右腿爲主腿的馬一樣的多。

牠們叫牠們的「左利」的習慣，例如鸚鵡，是「右利」的。有人觀察了一百三十多隻鸚鵡之後，發覺牠們抓着棒子站立所用的爪和用來抓食的爪，是固定的，其中百分之六十是用右爪取食，而僅百分之四十用左爪取食。（孔平、新八八一八六）

飛禽走獸

古人古事

柳文偉先生：

在開元、天寶年間的詩壇上，除了王維、李白、杜甫三人，分別被人稱爲「詩佛」、「詩仙」、「詩聖」以外，還有一位被人稱爲「詩天子」的，就是王昌齡。

王昌齡，字少伯，因爲一生未曾顯達，他的生平事跡知道的不多。他是江寧人，開元十五年舉進士。他的遭遇非常坎坷。中進士後，雖然做了校書郎，但終由於行爲浪漫，貶到湘西邊地做龍標尉。

「全唐詩」引「集異記」載着這位「詩天子」的一個浪漫的故事。說他和當時兩位名詩人，高適和王之渙，經常在一起流浪。他們每有新作，樂工就趕快配上曲子歌唱。然而邯鄲落魄京師，人們對於這三位窮詩人也不認識。

在一個冬天落雪的日子，他們一同到酒樓上去飲酒取煖。忽然有十幾個梨園的伶官，也到酒樓上來宴會。這些人很得意玄宗的寵幸，排場很闊。他們三人自覺寒傖，便退到屋角，圍着火爐，看着人家飲酒。不多時，走上四個妙齡的歌女，都打扮得十分艷冶，入席之後，就奏起樂來，她們將要歌唱了，三人遂私相約道：「我們的詩都有名，人家都稱他們「王江寧」。不幸的是他得罪了當地的刺史閭丘曉，竟給閭丘曉殺了。後來張鎬鎮守河南，調集各路軍隊，圍丘曉因遲到處死，等於給王昌齡報了仇。（豐餘、新八八一五一）

詩天子王昌齡

務服坊街

通天曉主辦

內地旅行

西安地處關中平原中部，舊稱長安，曾有十一個朝代在這裡建都，名勝古跡美不勝收，確是旅遊勝地。

通天曉先生：

我將於農曆年間，前往西安一遊。請問當地環境如何？氣溫大約多少度？需要帶備些什麼東西和有什麼供人遊玩的地方？

最近在新聞中得悉，西安發生交通意外，請問西安的交通是否很混亂？在新春期間前往，是否適合？

好奇少男

西安是陝西省的省會，西安舊稱長安，已有二千多年歷史。先後有周、秦、漢、晉、隋、唐等十一個朝代在這裡建都，公元前十一世紀起到公元十世紀，斷斷續續，歷時一千一百多年，是中國古代建都最早、爲時最長的都城。從漢朝開始，西安便成爲中國與世界各國進行交往通商的重要城市，著名的「絲綢之路」，就是以西安爲起點。

西安地處關中平原中部，屬大陸性氣候。旅客須特別注意的是西安天氣乾燥，相對濕度遠較香港爲低，尤以冬季爲甚，旅客宜帶備滋潤食品飲品如菊花精等，亦可帶備潤膚油。西安日夜氣溫相距與香港相差較大，日溫差在攝氏十度以上。

你在農曆年間往西安，天氣最冷，氣溫可降至零下二度左右。因此，一定要帶備禦寒衣物。

西安的名勝古蹟可不少，估計最少在西安要停留四天時間作遊覽參觀景物。第一天遊覽昭陵、乾陵。第二天參觀秦俑博物館、秦陵、華清池。第三天參觀半坡、八路軍辦事處、鐘樓、鼓樓。第四天遊覽碑林、小雁塔、大雁塔。

西安市內巴士、電車共有四十二條路綫。夏季頭班車開五時卅分，尾班開十時四十分，冬季頭班車開六時，尾班開十一時。通宵車從火車站至西門，約每小時一班。火車站前並有三輪摩托車和小汽車接載旅客。

說到交通意外，每處地方都有可能發生的，不足爲怪。

遊西安最佳季節是初秋，即八、九月。平均氣溫約攝氏二十度。農曆年間前往，也不是說不適合，只是天氣嚴寒而已，應注意保暖。（江嵐、新八八三六二）

袖珍式電視機接收效果甚差

通天曉先生：

我哥哥有一部袖珍的電視機，在接收方面，經常有「雪花」，或收得不甚清楚，有何方法補救？

不明明

不明明先生：

袖珍式（例如三吋或五吋螢幕）電視機，接收電波是靠它的拉桿式天綫（伸縮天綫），其效果（接收電波的强度）當然不及相對比較下的大型室外天綫（魚骨天綫）好了，主要表現在接收的電波弱，而電視機若接收了弱的電波時，畫面表現出有雪花。如果接收的方位不好（未對正電視發射台）的時候，畫面就出現「重疊影像」（俗稱鬼影），造成畫面模糊不清，所以，天綫的位置很重要，袖珍式的電視機可調節其天綫位置（拉起它，向水平、向右或向左來調節），若畫面無鬼影了，則表示方位正確。

然而，要使它消除雪花，就要想法增加它所接收電波的强度，其法不外是接室外天綫（即不要本身的伸縮天綫），或加接天綫放大器，並無他法了。然而如此做就失去隨身携帶的意義了，可見，目前這類袖珍電視機不大流行，原因就是如此。（半勺、新八七三三九）

無線電

可接室外天綫或加上放大器

運動須知

通天曉先生：

有人說，凡是用腦力的人，其壽命都不長，中外不少作家都是短命的，不知道說法是否有道理？

李先敦

李先敦先生：

歷史上確有些文人學士，年紀輕輕就夭折了，隨便就可舉出不少例子。孔子的得意門生顏回，二十九歲便滿頭白髮，死時才三十二歲。西漢時賈誼，才學出衆，十八歲就少有名氣，三十多歲就做了太中大夫，但心胸狹小，經不起當權大臣幾句逆耳之言，終致鬱悶而死，死時才三十二歲。三國時曹丕亦很有才華，他寫的「燕歌行」，是我國最早的較完整的一首七言詩，而他只活了三十九歲。其弟曹植也是很有造詣的詩人，可惜只活到四十歲。與曹植齊名的「建安七子」之一的王粲，詩詞剛健慷慨，很有才華，但體弱多病，只活了四十歲。唐代大詩人李賀一生中不願活動，只知苦吟，死時才二十七歲。

在外國作家中，十九世紀歐洲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家拜倫，只活到三十六歲。俄國著名作家契訶夫只活了四十四歲。果戈里也只活了四十三歲……

這些中外作家早衰早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，但究其根本，却與腦力勞動無關。他們大都不重視體育鍛鍊，整日苦思苦吟，抑鬱寡歡以致過早夭折，這也說明了情緒與健康有密切的關係，而注重體育鍛鍊，增加體魄更是一個重要的因素。

文學創作是一項繁重的腦力勞動，必須要有健康的身體作保証，而健康的體魄又必須由體育鍛鍊獲得，中外文壇，也有不少愛好體育、長壽健康的作家例子。

元代戲曲家關漢卿，不但擅長詩文詞曲，歌舞吹彈，而且在體育方面亦是一位名家。他會圍棋，喜狩獵，尤其愛踢球。據考他活了七十歲左右，這在當時可謂高齡。他的長壽自然與愛好體育有關。正因爲他有强壯的體魄，一生精力旺盛，才寫出了數量可觀的名篇巨著，僅雜劇就有六十餘種，另有散曲十餘套，小令五十多首。

在中外文壇上還有許多年逾古稀的長壽作家，他們大都愛好體育。唐代詩人白居易終年七十五歲，他的詩現存的就有二千八百多首，並有文八百多篇，這個數量在歷代作家中名列前茅。南宋詩人陸游活到八十五歲，現存詩詞就有九千多首。據記載，白居易經常用走路來活動身體，陸游善騎馬、射箭，喜歡外出打獵。在他已四十八歲時遭親手刺殺過一隻老虎。

美國著名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馬克·吐溫活了七十五歲，他是用堅持游泳鍛鍊身體的。印度大詩人泰戈爾終年八十歲，他愛好登山運動。德國著名詩人歌德享年八十三歲，他常以游泳、騎馬和擊劍來活動筋骨。俄國十九世紀後半期最偉大的作家列夫·托爾斯泰也是一位長壽作家，終年八十二歲，他鍛鍊身體的方法更是多種多樣，騎馬、打獵、游泳、溜冰、練單槓，樣樣喜歡。

綜上所述，可見腦力勞動與短壽並沒有必然的聯繫，關鍵的問題還在於體育鍛鍊。（秦成、新八八二八八）

問與復

收函

好奇少男

CIRD 不明明

柳文偉

陳智偉　求明

刊覆　左手仔

李先敦